

中國文學精華

魏叔子文鈔

王均卿選本

民國廿五年八月
民國三十年一月

發行
二版

中國文學精華

魏叔子文鈔 (全一册)

◎ 實價國幣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新選

編輯者

王文濡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〇六二四)

魏叔子文鈔

目次

論說

陳勝論	一
留侯論	三
鼂錯論	五
阮籍論	九
高允論	一一
宋論上	一二
宋論下	一五
雋不疑論	一七

續縱囚論	二〇
------	----

劉知遠論	二二
------	----

續朋黨論	二三
------	----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二五
-------------	----

序跋

十國春秋序	二七
-------	----

殉節錄序	三〇
------	----

端友集後序	三一
-------	----

彭躬庵文集序	三三
--------	----

涂宜振史論序	三五
--------	----

涂子山空青集敍	三七	西湖近詠題詞	五八
論世堂文集敍	三八	傳記	
信芳齋文敍	四〇	江天一傳	五九
鄭禮部集序	四一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傳	六六
危習生遺詩敍	四三	明遺臣姜公傳	七四
一石山房詩敍	四五	大鐵椎傳	八〇
漑堂續集敍	四六	文木屏記	八三
閔賓連游廬山詩敍	四八	翠微峯記	八五
初蓉閣詩敍	五〇	孫豹人像記	八七
陳文長畫竹冊敍	五二	重建平山堂記	八九
桃花源圖跋	五三	燎衣圖記	九一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五五	白渡汎舟記	九三

魏叔子文鈔

王均卿先生選本

論說

陳勝論

古今發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有人爲之謀主；謀主立而羣才有所憑，輾而進。自商周之初，下至秦漢之際，五胡十國，分崩割據，莫不皆然。陳勝起戍卒，首發大難，除秦之暴，其功當王天下；然不久敗亡者，恃甲兵之衆，攻城略地之易，不知求賢以自輔，而無謀主故也。

天下無時不生才，世亂才益多；然用之各有其時所宜。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吾嘗以爲豪傑犯難特起，與人臣當國家之變，轉敗而爲功，其人才不足用者，蓋數輩：文章名譽之人，浮言無實；肉食之家，科名之士，多鄙夫；遺

老舊臣，守常理，拘常格，而不知變；高節篤行者，堅僻迂疎，遺忽世務，不切於用。故草創顛危之際，率多右戰功，尊武臣。且夫攻城略地，以取天下，此固兵強馬壯者之事。然天下之勢，攻取有先後，激勸名義有機，立國之遠，且大者有規模，求賢有道，而得民心有術，此則非武臣之所能及也。惟明主知其然，故封賞必先武臣，而深謀大計，則必求天下之俊傑以爲謀主；譬猶運車者之必衷其軸，而使舟者把其柁；柁定則帆檣篙師櫓工各奏其能，軸堅則三十六輻皆附。是故謀主立而羣才輳者，自然之勢也。勝反其道，而何以成功？

或謂天道後起者勝，涉首難，故無成。按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兵於蕪，九月，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秦積暴，二世尤甚，起兵誅之，非無故發難，以毒天下者比；而劉項之起，相後僅二月，其去首難者幾何！當是時，沛公最得士，故終有天下。項氏得一范增，不能盡其用，故幾成而敗。其他田氏、韓氏、趙氏之屬，皆無豪傑爲之謀主，旋起旋滅，或終爲臣虜，固不足怪。勝所始造謀者，獨恃一吳廣；

而廣小器鄙夫，未幾叛勝。孔鮒張耳，中材之士，勝得之謀且不能用，此勝之所以不成者。嗚呼！可鑒也。

門人王宏極曰：格力勁拔，而極馳驟頓挫之妙。

門人梁份曰：是往古來今，英雄豎子，所以成敗大樞紐，大龜鑿，無踰於此，不差毫髮，非徒文字工也。

留侯論

客問魏子曰：『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

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讐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讐，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讐而

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讐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讐，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於楚。夫立六國，損於漢，無益於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讐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而韓卒以夷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下，子房辨之明矣。

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於所事，而人或笑以爲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於水火，則天以爲子，而天下戴之以爲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主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天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爲范增之所爲乎？亦已過矣。

邱邦士曰：本欲發留侯當輔漢，須將輔漢與報韓說得關係，則輔漢一段大議，可盡意放論矣。此文字中關鍵處。

溫伯芳曰：「爲韓報讐」史記四字，寫得子房心事明白，原非爲必立韓後也。其勸立韓王成者，亦事項時事耳。則知子房待漢之心，不等於待項之心矣。其文尤似子由古史論。

陳元孝曰：深識偉論，關係古今大義大計，非獨留侯知己也。議論高出子瞻，而筆力正足相敵。

鼂錯論

漢景帝時，諸侯王國強大，御史大夫鼂錯患之。會吳王濞欲作亂，錯請削諸王地，曰：「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於是楚王戊以私姦服舍，議誅之，而削東海郡；膠西王卬以賣爵削六縣；趙王辟疆以前罪削常山

郡。及削吳豫章會稽，滬遂舉兵反，以誅錯爲名，而連六國攻漢，天下騷動。錯亦以此誅死。蘇氏曰：『七國之難，錯蓋能發之，而不能收之。夫錯欲使己居守，而天子自將，此袁盎之讒所以得行也。』

魏子曰：『錯豈獨不能收哉？其發之蓋已亡術矣。錯縱自將，未必能有功如亞夫。錯有功而無故發天下之難，亦不可謂無罪。』夫錯削七國，是矣；其所以削之術，則非也。——昔者禹治水，以爲天下之水莫悍於河，自洛納華陰而上，有高山巨壑爲之防，故雖鑿龍門以通之，而不憂其潰決。伍陸以下，地愈平而水愈盛，則不得不播爲九河，以殺其勢。何者？力合則難禦，勢分則易制也。——是故離其交而乘其敝，緩其謀而分其力，秦之并六國，漢之蹙楚，莫不由此；未聞有欲謀其人，顧先聲以動之，而激之以合其黨者也。然則錯用賈誼衆建諸侯之策，若主父偃者，其可乎？曰：七國疆屬多尊親，雖建此策不行，且其勢亦有所不及也。

吾謂當漢景之初，惟吳逆形頗著，其餘諸王，初未嘗有叛志。爲錯計者，當使

帝寬以全諸王，而密以謀吳；膠西楚趙之奸，悉置不問，重禮以尊顯其賢者，而厚賞賜以撫其餘，璽書勞問，不絕於途，使天下曉然見天子親親之仁，其邊吳要害之地，擇將練兵，陰爲之備，以扼其變，而時以吳王過失爲家人言，布於列國，如是，吳終不悛，則誦言其罪，明天子所以曲赦吳者，宣示兵威，以告諸王，使天下盡知漢直吳曲，則吳必孤立而無與；然後以大軍臨其地，赦其國內臣民將士之脅從者；夫必有縛漚而至矣。當此之時，除漚之國，而以小邑侯漚之子；於是下詔諸王曰：『漚親爲高帝兒子，危亂宗國，自取滅亡，朕甚哀之！朕念諸王秉德懷義，爲國藩屏，得毋爲他日子孫計乎？夫地大兵強，則易生亂；生亂則必如漚而滅其宗。諸侯王其各推封子弟，使子弟人有分土，毋或爲非，是諸王永保祿祚，與國無疆也。』夫聳以滅吳之威，而開以世享之利，諸侯王欣然樂從，此不待再計而決者矣。錯不知出此，而亂國亡身，爲天下笑。遂使後世忠臣義士欲挺身爲國家犯大難者，皆以錯爲戒，豈不悲乎？

建文初，齊泰、黃子澄謀削諸王，一月之間，湘、齊、岷代相繼死廢，又未逾月，而建燕官屬致激其變。然執議之臣，卒未聞有一人身當其衝，以謝首難之禍者。夫七國起，而錯欲以徐僮之勞子吳；燕師至龍江，謀國者以割地講和爲請；誤國愛身，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泰奔廣德，子澄奔蘇州，帝徘徊殿庭，長吁不已，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也。」此則錯之罪人已矣。

揭子宣曰：七國之削，人知罪錯，而不知「不削反遲禍大」一語，自是確見。削不削之間，古今無有定論。使後人更當此事，茫無主持，卽謀吳而寬諸王，或有見及者，安得如此次第周到，著著不差？余謂此文，雖論七國一事，然凡所以定天下之變者，已十得七八。萬世之凜，盡縛於此矣。後之爲錯者，讀之則知所以制凜；爲凜者，讀之亦終無他策，可以自免。可增君子之智，而不至長小人之奸，眞千古大文章也。

兄善伯曰：予嘗謂陳平六出奇計，全不見奇。友人曰：「如醫用藥，藥本無奇，只

對證恰好一劑霍然，人便訝爲神效。」世變雖有千頭萬緒，其頭緒中間空處，必有一恰好翕貼者。人首苦無本心，次苦無識，次苦不耐煩，遂將翕貼處，處得紛亂。此文千委萬曲，不過尋其恰好處合縫而已。庖丁曰：「批郤導竅。」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識得此意，無事無文，不增其至也。邱邦士曰：「其文可謂好盡。」須看其精神力量，不見竭盡態處。

阮籍論

吾讀晉書，至阮籍所以居母喪，未嘗不嘆人性之善，於此蓋無疑也。方籍聞母死，固留客決賭飲二斗酒，而後臨喪，此其悖理滅情，有甚於犬豕之無人性者。然觀籍嘔血骨立，及沈醉六十日，却司馬氏婚，則未嘗不明於大義。迺其始顧出此，何哉？

蓋自何晏王衍以來，習爲放誕，以矯情立異爲賢。籍意以謂聞喪而輟局奔

赴，則與常人之居喪無異，於是堅忍抑折，自滅其天性，以求異於人。然頃之嘔血骨立，則籍亦不得而自主之。吾故嘗曰：籍之求決賭飲酒者，僞也。

今夫水性，決而善下，堤堰以障之，可使渟滯畜逆而不洩；及夫鬱極而發，則橫潰四出，決堤防，壞廬舍，殺人民牛馬而不可制。是故有哀而泣，有喜而笑者，人之性也。謝安得捷書，漠然置碁局下，頃之而屐齒折矣。夫安始不置碁局下，則其後未必有屐齒之折。籍不決賭飲二斗酒，則其後未必嘔血骨立，何者？性鬱極而發，則其哀樂橫決，必有十倍於常情者，勢固然也。

嗚呼！習重而不返，以僞爲真。咸重服追姑婢，纒騎而還，則人性幾乎滅矣。人慎毋自怙其習，以戕賊其性，使至於滅哉！

閔寶連曰：以決賭飲酒爲僞，真老吏斷獄，其刻誚籍處，正是曲愛籍處，筆力堅渾恣悍，人不易到。

高允論

國書之役，高允既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歎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高之行人所樂居，而允顧退然自託於小善，此古人所爲不可及也。

或饋楊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夫廉吏惡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閒無復有鬼神，震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祿，雖金川門不痛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士之責也。旣已更曆三朝，身逢賢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污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

魏子曰：吾於允得保身焉。中牟既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彭躬庵曰：絕頂眼力，絕頂學問，豈直三公知己，正復精義入神。筆力挺變，尺幅中有龍蛇不可控攬。

汪魏美曰：通篇賓主錯綜最妙。中插龔翊一段，文格天矯搖曳，唱嘆不盡；而作者命意深遠，自然會心處，又出文字之外矣。

宋論上

天下之亂，不亂於既亂，而亂於既治；國家之禍，不禍於小人，而禍於君子。既亂之日，與小人之禍人家國，此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而既治之亂，君子之禍，則謹守繩墨之士，恆有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斷然出其言，以正告於天下。吾嘗觀北

宋之禍，其罪在章惇、蔡京數奸，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其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

何則？元祐初，宣仁擢用故老，黜安石之黨，以盡反神宗之政。司馬諸賢言無不聽，行無不遂，勢不可謂不專。使此時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能有蠱惑其心而奪其鑑者。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奸，行調停之說，其罪之極大重惡者，止從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使之仍立於朝，以爲足以致治而無憂。而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窺伺，以馴至於得柄。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蓋熙寧之禍，延蔓於紹聖、政宣，而根伏於元祐也。

高宗既立，天下引領以望恢復，韓岳諸將，戰無不捷，金師幾於北遁。然檜以一人主和其內，諸道之師悉罷，甚至矯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爲。嗚呼！鬻拳兵諫，君子猶以愛君誦之。與其死於奸臣，孰死於敵之爲烈；避專制之罪名，何如棄

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爲酷。向使飛不奉詔，不班師內覲，其始若同於叛臣之崛強，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則雖有百檜，不足以爲憂者；而區區之金，其何不可翦此而朝食？

蓋嘗論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其政治遠不及漢唐，何也？漢唐之立國在強固，宋之立國在忠厚。漢唐以強固立國，而其法多蕩軼簡易，故一時臣工類能敢作果爲，以自奮其才智，是以能成功。宋以忠厚立國，其法多繁委周密，而一時臣工又皆循禮守分，不敢逾越尺寸，斤斤然規矩準繩之中，以自救過不給。是以不肖者，不能爲大亂；而雖有大賢，不能遂志畢力，犯非常之舉，以至於大治。嗚呼！排衆論，冒不韙，危天子以成大功者，終宋之世，吾以爲寇萊公一人而已矣。

溫伯芳曰：筆勢若飢鷹之搏兔，論似奇險，究竟不出人心口閉；然誰敢形之於筆，而又能如此猛鷲迅悍也耶！

宋論下

或曰：『紹聖之禍，君子之病在憤激。』吾則爲之言曰：『君子之病在姑息。』夫諸奸蠹國殃民，豈竄斥尙爲過罪？且夫畢仲游常安民，深識遠慮，天下之奇才也。既未使之大用，而呂惠卿首附安石以害天下，自當誅不踰時，何元祐閒尙在政府，必自求散地而後出之？章惇蔡卞死有餘罪，無一人就戮者。蓋元祐諸賢，徒守成規，謂祖宗朝未嘗輕戮大臣，不可自我壞之，而其閒猶不能無狐死兔悲之感。自范文正爭晁仲約之死，以爲恐他日吾輩亦未可保；而富鄭公使契丹還，身處危疑，乃亦嘆曰：『范希文真聖人。』范富大賢，其所見已如此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古之聖賢，無事不極於寬仁，獨至壬人奸臣，則痛絕之，惟恐不亟。傳曰：『惟仁人放流之。』未已也，必曰：『逆諸四夷。』又曰：『不與同中國。』孔子爲司寇，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無非此意也。

或曰：『諸道師旣先撤，岳忠武雖不受詔，豈能獨自成功？』吾則曰：諸將雖悉罷兵，然岳軍一出，金將聞風走死；且其時部人之輸款者，日以千萬計，是獨力何不可辦也？或又曰：『忠武抗王命，朝廷必檄兵誅之，天下皆疑忠武以爲叛，則其兵亦必不可以復用。』吾則曰：『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於高宗曰：『二聖必不可不迎；中原必不可不復；奸臣如檜等，必不可信；淵聖還，必德禮陛下不暇。且天下強兵大帥，皆陛下所拔擢委置。陛下堅讓淵聖，淵聖斷無能復辟之理。願無爲奸臣所中。臣能成功，則伏闕待誅，自服抗命之罪，以正君臣之義；如其不然，進而死敵，不徒還也。』如此，則辭直而義正矣。辭直而義正，則天下不疑，況河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來從者？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如虎，則朝廷安能制忠武哉？韓劉諸公，必不肯舉師而殲忠武，明矣！故忠武一日爲縛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國之情勢，類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與權也。

吾友邱維屏曰：『元祐司馬諸公，惜其止奉太后，而置哲宗若無有，此其於格君之道，卽有未盡，所以小人得而中之。』是則可謂知言已矣。

謝曲齋曰：其語之獨到處，驚心駭目，皆義理具足二十分，故能有此識見，發此議論。

雋不疑論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閒，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閒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

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

敢發言。時不疑爲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爲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於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嘆不疑，以爲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寃。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闕戶及抱解太子者爲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帝心之悔恨，亦旣甚矣。使此時武帝尙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蓋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送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寃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於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於旣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輒義可以拒蒯瞶，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於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於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

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衆人之疑，無是理也。

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僞，則必有人言其眞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托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是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於耳聞，雄俊之徒，倡義於外，朝臣若上官桀輩，陰伺於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眞僞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

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者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

矣。

弟和公曰：借雋不疑事，發出自己本領學術，開千古濟變行權妙用；然其駁不疑處，確乎語語悖謬；推挾不疑處，確乎步步合機，真有識有用文章也。漢人篤信公羊，故不疑引經，益見其理之確。公羊紕謬，人所易明。若非篤信時，則引此等語，反足招人辨駁，而事誤矣。蓋得罪先帝之說，本可以聳動當時，不必更添蛇足也。故讀書論世最爲要緊。

彭躬庵曰：先儘廷臣雜視，到許時，已下場不得，故不疑後至，便能一語斬盡無數葛藤。只是一機字，用到恰好停當處耳。使不疑再爲之，便已不能矣。文氣逼真蘇明允，其刺入數層，委曲發揮，明允似不能到。

續縱囚論

或曰：『古之縱死囚而來歸者，多矣。是小人之尤，或能爲君子所難；而一日

之恩，其感人也。亦有時過於五六年之德；奈何以是定太宗哉？』

魏子曰：歐陽子以縱囚定太宗之好名；吾則以好名定太宗之縱囚。何以知之？曰：吾以太宗知之。太宗生平勇於好名，而過其情實。嘗觀其折羣臣封禪之請，雖聖人之言，不過是。及魏徵以爲不可，則盛氣驕倖，憫然而不能自忍，非初是而終變也。彼其心以爲羣臣請之，而吾辭之；吾辭之，而又請之；至於再三，不得已而爲，是吾有封禪之榮名，而又不失乎謙德。天下臣民，蓋知太宗之心久矣。太宗自侈功德，每欲駕三代而上。彼成康號稱刑措，漢文帝斷獄三百，初未嘗有縱囚而自歸死之名之於德爲盛也，是以斷然爲之。上逆其必來而縱，而下亦逆其必赦而來；不然，太宗之德，不如是盛也。三百罪人之多，而無一後期者，不如是之齊也。且吾嘗爲太宗計：人之入於死罪，桀黠者半焉，凶愚者亦半焉。因有不能逆知太宗之心，畏死而不歸者，其將置之乎？抑勅有司捕家屬，勒其鄉里親戚，以要於必得乎？勒而捕之，則擾民之害，甚於遽殺囚；置之則壞法，太宗其何以自解也？

漢虞延、晉謝方明之徒，皆嘗縱死囚，刻期自至，無有逃者。此固盛德之事，不可與太宗比，然世之爲政，舍聖人不易之常法，而矯情好奇，以徼倖一時之名，往往求榮而反辱，擾無事而多事。嗚呼！吾未見其利也。

兄善伯曰：以縱囚定太宗之好名，不若以好名定太宗之縱囚，爲更明確，而議論刻入淺出，文字沉摯悠揚，殆參六一明允之勝。

劉知遠論

劉知遠既帝，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曰：『余未忍忘晉也。』

或曰：『忠矣乎？』魏子曰：『惡寒者裹裘，惡熱者表絺綌，愛其子者必食之，

天福之稱，以爲名焉耳矣！知遠不諫晉主伐契丹，契丹伐晉，知遠不出師；知遠未嘗有毛髮之功於晉。及其滅也，未嘗求石氏子孫而立之，徒稱其紀年之號，是亦縞素發喪之名耳！漢高帝親率諸侯滅楚，爲義帝報讐，曰忠，可乎？且使知遠稱晉，

則石氏子孫皆是也。不曰晉曰天福，則天福之亡於契丹久矣；安得復有天福者而君之？』

然則陶潛書義熙，非與？孟子曰：『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爲潛則名存而實存；爲知遠則名存而實亡也。

諸子世微曰：循名責實，此春秋之義也。知遠不妨爲法受過，而文字韻折波峭，屢味不窮。

續朋黨論

君子曰朋，小人曰黨。小人以勢利相比，有黨而無朋；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黨。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書曰：『無黨無偏。』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嗚呼！是可以爲君子矣。朝廷有黨，則國將亡；漢唐宋是已。吾以爲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勝，宋以新法取怨小人，其謀迂疎，或失之過與。

不及；然莫不有皦然不滓之行，生不愧於君，死可以見祖宗於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爲可悲也。

近世則不然，所號爲君子者，其始類能廉潔勁直，嶄嶄然取大名於天下，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及其名日盛而權日歸，則異己者去之惟恐不亟；欲去異己，必先植同己，門生故吏，薦引稱譽之方，不遺餘力，使布列於朝廷。於是同己者衆，而其去異己也愈力矣。從吾黨者，雖其人可有斥可殺之罪，則必率衆而援之，曰：是正類也，其罪可原也；不從吾黨者，其人雖有可用之才，可賞之功，則必排抑之，曰：是邪類也，不可令其得志。又或其父兄舉主偶出於吾之所忌，必且窮究其源流，絕之於吾黨而後已。而一介之士，下僚之吏，其才氣足以犯難扞衆，而其身兩無所屬者，則必折節羅致之，時其緩急，而謀其榮辱，誘以功名之途，教之自固之術；及其得志，則甘爲死黨而不辭。羽翼蟠固之勢成，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於其下。又其甚者，陽爲名高，而卽以名高收厚利；近謀身家，遠慮子孫。

蓋嘗較其爭名趨利專權怙黨之私心；與彼所謂小人而急欲去之者，求其毫髮之異不可得。猶詡詡然號於人曰：『吾君子之黨也。』則日取小人而拊擊之。彼小人者獨肯甘心乎？是以上不足取信於君，下不足服天下之公論；而正直仁恕之士，則不屑身與於其閒；此其人雖扞小人之禍，激世主之怒，以至於死，嗚呼！吾不知其何以爲死也？

是故由歐陽子之論，可使人君不以君子之黨爲疑，而君子或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由蘇子之論，可使君子善於去小人之黨，而不能使君子服小人之心，以取信於其君。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吾以爲去小人之黨易，使君子自去其黨難。夫君子者，必使其身毋近於黨人之所爲，則幾矣！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君子之患，莫患於勇於自信，而不能屈己以成國家之事；故其功可以垂成

而輒敗。宋紹興，趙鼎、張浚並相，天下稱小元祐。壽春之捷，浚欲乘勝攻河南；而鼎欲回蹕臨安，議不合。高宗意主浚議，鼎力求去，遂罷鼎。知紹興府。孝宗銳意恢復，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尙書左右僕射，允文欲遣使請陵寢，俊卿議不合。而帝方向允文，俊卿力求去，遂罷俊卿判福州。假令是兩君子者，各久於爲相，協心畢力以匡時難，則紹興乾道所建立，又何可量？而卒無所成者，則皆勇於自信，而或毅然奉身以退，或以一身任天下，遂聽其去而不留也。

夫浚、允文，豈不知老成難得，君子之寡助，而天下事之難爲也？胡越之人，生不相識，同舟而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宋於斯時，蓋亦岌岌矣！雖博求天下之賢者，與之共事，猶懼其不克濟；而況以鼎、俊卿之爲相乎？且夫鼎、俊卿所諍執，非有綱常名義所不容貸，與安危利害之不可須臾緩也；非如李綱之論割三鎮與論僞命，當以去就力爭者也！

昔者敖鄙之役，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旣南轅而反旆矣。伍參卒

言於莊王，改乘轅而北之。及王遂趙旃，敖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而乘晉軍，大敗晉師於郟。夫欲戰者參，而所以戰勝者則敖。敖之不欲戰與急於戰，皆所以爲國，而已之意見與功名無與焉；不務於成己之志，而犯難致力以信伍參之言，古大臣之用心，不當如是耶？

吾嘗論張耳、陳餘之失，以爲餘失在褊躁，而耳遽收餘之印綬，則忍且險。鼎俊卿之失似陳餘，而浚、允文有類於張耳。夫浚、允文豈忍且險者哉？惜夫其君之不能兩用之，而宋遂終於宋也。

邱邦士曰：激揚張、虞二公，是深愛惜君子處；說發趙、陳二公，是深造大臣處。世推冰、叔文、勝、蘇氏，在此等處可見。

序跋

十國春秋序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敘。禧不敏，不敢辭，於是敘之。

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爲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爲宜。遷則主於爲文而已；文欲略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爲略，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闕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爲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

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爲豪傑者，非有殊尤絕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爲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才人每爲特盛。蓋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

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蹕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爲，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略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

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

其必有望矣。

毛稚黃曰：上下古今英偉磅礴，於當世之務，大有深心，不徒胸具全史而已。此書爲世所不可少之書，此敍卽爲世所不可少之文。

葉具京曰：議論雄暢，愈放而愈勁，蓋其才易見，其法不易見也。

殉節錄敍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郡州縣清野堅壁，賊勞於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沈，豈不悲夫？

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援絕，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一子二妾，諸奴輩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蔭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於是爲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

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

天下之亂，莫不始於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於反掌，死生決於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況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爲不可及也。

公諱世浮，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歷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敘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端友集後序

武進吳霞丹先生，仗節自焚於東海。其先二十五年，其門人江陰李忠毅公仲達，劾魏闈逮獄死。同學生程家伊輯二公平日問答之辭，往復手書，及詩文，刻以傳世。因先生之齋而名之曰端友集。後四十五年，先生之諸子光，年七十，篤學好文章。介二公令子，再拜稽手請於禧，使更敘之。

敘曰：天下治亂，風俗之淳漓，人心忠孝廉恥之存亡，莫不由於教化。故師道爲甚重。後世師失其道，而俗亦簡賤其師，其爲聖賢仁義道德之言，皆文具；至其所身率及熟講而傳習者，則皆倡優盜賊之術；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嗚呼！師道喪而君臣父子失其位，至於天地崩壞，日月晦蝕，胥天下而爲禽獸，豈不重可哀哉？

李公之被逮也，道出先生家，先生命二子輟讀侍左右。李公曰：『此後亦勿令吾兒讀書。』先生曰：『書何必不讀？特勿學子眞讀書耳！』李公笑曰：『還須勿令從眞先生游也。』二公雖一時悲憤之言，其師弟相期許，欣然自喜之情，亦

足以明其所講習矣。夫荀卿之門有李斯，曾子亦有吳起，靖難之役，廖鏞兄弟承旨以召方正學，弟子於師，其同志同道，古今以來，固不可多得。若二公者，豈非盛事？要觀其窮達之日，患難死生之際，所以相砥礪者，蓋何如也？

嗚呼！讀是集者，慨然見師道之重，知所以教其子弟，而科目之恥，亦庶乎其少灑矣。

錢梅仙曰：師道關係五倫，論極痛透；而後段感慨豁旋處，深情百折。

彭躬庵文集序

躬庵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爲深弓，矢人相筈，砥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虱承鋌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

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匯，溝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謂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

躬庵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較轢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庵與林確齋始。而躬庵一見予，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僞，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僞，不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十年，躬庵子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

坏之士，以謀闕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

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確齋負疾且十年；躬庵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林確齋曰：躬庵文章氣魄，凌厲一世。此敘亦以氣魄肖之。而中閒以己及他人，提插映帶處，如大江浩浩，中有洲嶼，旁有林舍，居然圖畫矣。

邱邦士曰：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則又未始非有法者；此三語，惟莊子史記足以當之。此文正得此意。大結亦取莊子史記意，卓犖出之，而到詞氣磊砢噴薄，自成處，直欲併莊史所有，皆生吞活剝之矣。

涂宜振史論敘

經之有史，猶書之有圖。博觀後世治亂成敗之跡，然後聖人之言，益明且信。

余鹵莽於經學而好論史，山居則同彭躬庵季弟和公，頻年授徒新城，則同涂宜振晨夕相講論。余善病，嘗委頓枕席，又與二人論史，或推枕起，投袂奮步於室中，疾聲大言，聞者驚爲詬厲。而躬庵未嘗作史論，略見於冬心諸詩。季弟作僅十餘首，宜振余則各不下百篇。然余才儉，且所記誦昏而失之，不能博綜以暢其說。宜振與余談上下廿一史，則若倒瓶水而寫之地，其爲論曲盡一人之終始，比類旁徵，雜取以證其說，而歸於不可易。躬庵嘗言：『讀史有三要：曰設身，曰論世，曰闕疑。其高者，尤能於無文字處，得古人要害。』余服膺斯說。然古今好議論凌厲古人者，莫不求之無文字之中，而以其偏見私意爲莫須有之說，讞古人之獄，或洗垢而索其癥，或剗肉成瘡痍。此無論陳同甫蘇氏父子，卽呂伯恭亦所不免。余則謂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於此，使天下聰明才辨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借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劍門，而鄧艾尙得從陰平絕度，非論古之極致。宜振論霍光輔政久，不知昌

邑宣帝之賢不肖；李泌不舉陸贄自代，而薦董晉竇參；范仲淹堅持結納；趙汝愚當光宗在而立寧宗，則皆所謂聰明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不能者。而宜振德量醇厚，瀟洒多高致，於人貴賤賢不肖，不設城府。性不甚好酒，與人飲必盡醉；醉則鼾睡聲如雷。然讀郗愔謝朓王猛諸作，嚴氣正性，若烈霜之被秋草，又何故也？

倪闈公曰：論史處不磨之識，而前路賓主雜見，掉尾兩轉，尤有烟波。

涂子山空青集敘

新城涂子山好爲詩古文辭，有名於時。辛丑，余游新城，嘗見子山詩，因欲以識其人；又聞子山守貧，不務苟得，所與游，少當意者，以是得狂名。余益願見之。

明年，余游廣陵，與子山同客劉氏涉園，得盡讀其空青集，爲之點次。所違覆而中者十而九，余迺嘆人言子山狂，人自不狂耳！然子山當無聊時，選選高誦其得意句，及主人以酒飲客，子山必大酌盡醉，起抵掌掀白鬚，搔耳頓足，隱然有不

可一世之意。子山爲文曲折，游山諸記，尤矜峭有法度。其詩幽遠古淡，每使人得之言外。五嶽之山，磅礴而鬱積，河南北有大邱五，然必使天下之山皆五嶽，則不復有五邱；天下必皆五邱，則凡一山一石一邱一壑之嶙峋峭崿，窈窕駘宕，而負眞氣者，皆不足登於名山之紀。子山詩文，所謂山石邱壑之奇，足以紀名勝而資游覽；假令有挾五嶽五邱以臨子山者，子山固有所不屑已。

癸卯，余再游廣陵，子山出余所點次，曰：『子其可無一言？』子山爲人短小，胸無鱗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義與人爭魚魯，則疾聲搖頭不自止云。

王築夫曰：設色次事，皆有生氣欲動。

論世堂文集敘

地縣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

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有二月，又分之而爲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

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而乃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於理。理不實則氣餒。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才與理者，氣之所憑，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爲尤近，能知乎才與氣者之爲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於空，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壤。則山崩。夫得其氣，則泯小大，易強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爲制；而況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誦之以聲而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

而無所撓敗。

琅霞龔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不以氣許之也？

毛卓人曰：昌黎謂氣水也，言浮物也。眉山謂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理非氣不充，事非氣不立，文非氣不雄。以氣發論，真得作者深處。

彭興公曰：文最奧衍，氣字乃有真解，所謂養氣者正指此。

信芳齋文敘

吾友王君克承之仲子源，字崑繩，與其兄汲公，以文學名於時。崑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年，余輒器之；及再來廣陵，則崑繩爲文章已成帙，作項籍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名下士爭譽之；余未之許。崑繩口不言，而意爽然也。

丁巳秋，崑繩謁余廣陵，領下鬚已長四寸，目光閃閃逼人，比著書高二三寸，

而崑繩年亦已三十矣。再出項籍論，則議論多肯要，法度老成，且曰：『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觀其文，文之可施於用者，十而五矣。崑繩爲人伉爽，好大略，爲文多法史漢。吾門人孔生尙典，文最英悍，余嘗譬之馱驪之馬，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

嗟乎！吾老矣，而崑繩今不可爲少。彼鄧仲華周公瑾何人哉？人之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吾他日以崑繩之文觀之矣。宗子發曰：文不滿三百字，而波瀾頓挫，氣韻生動，妙於法度之文。

鄭禮部集序

吾江右古以文章名天下，自前輩衰謝，而傅平叔徐巨源諸名士，又相繼卽世，數十年間，文章之衰甚矣！吾意巖穴中，必有藏名山而俟之其人者歟！抑吾罕交士大夫？國門有人，吾未之見也，夫巖穴士，獨行孤立，有感憤鬱勃，不能已於言；

而顧沈諸井，浮諸江海者，其不盡見於世宜也。國門有人，則終將見之，何以宜見而久不見？意者其有待而流布歟？抑亦其子孫之責歟？

余庚申，臥疾章門，鄭子闈慶以名紙款戶。禧聞鄭子好古學，而才力能自濟於難，士之有用者也。亟見於榻前，鄭子則手奉其所刻先人禮部君遺集，嗚咽以授禧，而屬之敘。他日讀之，文若詩，並雅暢，得古人風軌，其名於今之世固宜！意所謂國門有人，待賢子孫而流布者，其在斯歟！最後讀與陳元公論錢虞山明詩選與子弟手札，及論漕運，而君之學術見矣。讀信民謠戰國策雜詩父老嘆諸作，而性情心術見矣。即其辭格所工，雖次山石濠吏，子美諸別，未見其孰軒而孰輕也。嗟乎！子美有言：「使得如結者十數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治安可俟。」今使禮部君內筦國政，或出爲方面大吏，民生愁苦，當未遽至於是，而天不假年，中道隕落，則豈亦氣運之爲之耶？

或疑禮部君筮仕翰林，遷禮部，並非有民社責；而其發諸文章詩歌者，鯁鯁

然憫時憂民，流連而無已，毋寧非出位之言？夫君子立言，必取其關於世道民生，雖伏處巖穴，猶將任天下之責；而況其爲士大夫者乎？嗚呼！世之士大夫，以詩文名天下，而憂樂不出戶庭之內，語不及於民生，吾未知其性情心術爲何如也。禮故於闈慶之請，不辭力疾而爲之序。

禮部君名日奎，字次公，廣信貴溪人。

門人熊熙曰：感慨文章，及民生處，無限低徊。

危習生遺詩敘

南昌危習生旅喪之期年，其弟靜生服既除，歲時哭泣不輟，平居幽憂若孝子居親喪然者。其始死，易堂之長少，哭不絕聲，田舍遠近，咸來出涕，蓋習生之死如是，其詩益可敘而傳矣。

習生少讀書，不售而爲賈，又大折閱，余友彭躬庵先生屬於習生，故爲兄。習

生聞躬庵違時伏居，困約金精山中，乃挈弟來就，相與傭耕人田，或剝樹殼皮爲紙，種茶芋食其家人，而資躬庵游四方。靜生又善病，終年兀坐，待甘毳之養。習生於是乃爲詩，詩輒工，余嘗謂人習生詩在易堂中，清絕一往，如名山之有溪澗，而五言律其尤工也。

習生爲人豪爽，勉立名義，以嚴父事躬庵，撫靜生如愛子。雖甚貧，揮霍百金不介意；其後舉責無所償，乃鬱鬱疽發左耳後，三日死。習生與予同年生，年四十七，未有妻，而竟斬然以死也。悲夫人一父之子，視其饑寒困恤若路人不足顧，而況從再從以下，習生義其兄之窮，身比傭保以養其志，可不謂賢？方其造紙，嚴冬氣冱，寒水澤腹，堅鑿池冰以漚穀，兩手皸瘃，未嘗色艱難；當春之穀雨，茗柯萌芽，雨晴間作，日篋笠采摘，夜則立茶竈，至日出，武火赤釜，手親釜簸弄，十指皮灑起，如被炮烙而已。乃孑然一身之外，無所復須。嗚呼！習生獨非人情乎哉？勞苦之下，猶能以餘力爲詩，咏歌以樂其志。余每讀抄紙采茶諸作，未嘗不潛然涕下也。

辛亥寒食，魏禧題。

熊見可曰：情致迴環，字字生氣，後段嗚咽，跌宕淋漓，何減歐公伶宦宦者傳論？

一石山房詩敘

辛亥六月，客揚州，病熱。下邳張天樞九度歙州鮑子韶挾一客過余，丰儀甚美，不通名刺。坐定，天樞揮扇不已，余竊視扇上，有登樵山詩：『滄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余驚賞，謂此何人作？天樞手指客曰：『是程山公詩也。』余取扇卒讀，而揖山公曰：『吾固聞君，不謂遂至此耶？』於是恨相見晚。山公則益出其詩；久之，子韶九度受業門下，乘閒請曰：『程子詩固能，然先生初見二語耳！何遽如是？』予曰：『汝不聞乎？瓶水凍，知天下之寒。蓋天地山川古今無窮之故，作者欣慨愉戚蒼涼怳壯之情，皆可得於言外，非其人誰與知之？』

既予去西陵，季冬返寓九度家，夜大月，衢巷如水，思與故人談，何之？九度曰：

「非山公不可。」則相與步叩其門。山公見大喜，命出醇醪就地下共酌，曰：「吾藏此十年矣。」已更持杯而謂余曰：「古人言人生如寄，豈不然哉？吾三人對寒月，飲酒論詩，世所謂樂事，何有哉？吾不能斷名，然非吾所急。吾終當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樂耳！更別後詩，則又卽席賦「貧家有良夜，客至喜開尊」之句；且曰：「前杜茶村爲吾敘詩，子其可無言？」

於是敘之曰：山公，歛人，世家子，不事家人產，而好詩，嘗岸然有輕世之意，尤工五言律云。

蔣前民曰：敘寫如畫，筆筆神氣生動，似司馬子長。

漑堂續集敘

三原孫豹人，以詩名天下，垂三十年。予往見漑堂初集，古詩非漢魏律非中盛唐，則不作；作則必有古人爲之先驅。

己酉八月，予客南州，豹人忽自楚中至，相見執手勞問，既出其漑堂續集示予，余袖而藏之，與之過故人陳伯璣湖亭談。伯璣，吾南州之以詩文名者也，設尊酒相款曲，予之言曰：『學古人之文者，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爲其子孫，不當爲奴婢。譬如豪僕失主人，則悵悵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真肖其祖父之處。』豹人曰：『學古人詩，當知古人祖父，又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爲兄弟；不知子孫，則不識其流弊所至。道德流爲刑名，荀卿一傳而有李斯，知此，然後學之善不善，有以自考。』伯璣既聞而皆是之。而余又嘗謂：『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詣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非有進於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

於是談既倦，主客薄醉，山雨欲東來。予歸客館，雨大下，燒燭，發袖中詩讀之，乃喟然而嘆曰：『甚矣豹人之能變也！其詩自宋以下，則皆有之矣。衝口而出，搖筆而書，磅礴奧衍，不可窺測。然豹人年五十，浮客揚州，若妻妾子女奴婢之待主

人開口而食者，且三百指。世既不重文士，又不能力耕田以自養，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傷逝悲來，較甚往昔，故其詩別有所以爲工者，而豹人亦不自知也。」

予將歸山中，豹人命爲之敍。適余有寒疾，行且別去，不知何日復相與論文？於是力疾疾書，質之伯璣，以貽豹人。伯璣爲我語豹人，善自愛！吾船乘北風便發，不復到石亭寺見孫先生也。

陳伯璣曰：中多名論，其格於斷處最佳，而末段悲涼澹蕩，如瀟湘烟水，無風自波。

閔賓連游廬山詩敍

山水之有詩文，所以使人閉戶而游千萬里之外，意氣飛揚精神寂寞，各得其性情所至。然文記其大略而已；詩自山川形勢，磅礴奧衍，一草一木一石，鳥獸魚蟲之細，名賢巨公之名迹，則皆得以命題設咏，連類至百十不止。而古今作者，

自謝氏廬山諸道人外，亦罕有其絕工。

閔子賓連，歙人也。與予交十年，以詩文相得。庚戌，再遇於廣陵，其游廬山詩，則又工。古人所謂沈辭拂悅，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者，庶幾足當之。而渾麗老澹，更出入陶、謝、杜、許閒。且吾觀賓連似不徒欲以詩人見者。讀其余忠宣祠彭澤懷古諸篇，別有寄託；此其意卽謂之不在山水可也。然能如是作詩，乃可以游廬山，稱詩人。

吾季弟和公，舊年之秦中，作西行道中詩百一十首，登華山絕頂，高韓昌黎哭處十里云：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下，燕、趙、秦、豫，隱隱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意。而峰嶸崩窮，詭秀拔地倚天，則都似五老峰，閒道下玉川門處。予聽而精神恟怳者久之。蓋予昔經此道，三步之外，動出意表，驚怪狂叫，木落石墜，嘗欲爲詩寫之；惜乎賓連吟眺於五老玉川，而獨未過此也。

李鏡月曰：委迤而峭拔，讀之便如游佳山水，於常徑洗滌殆盡矣。

初蓉閣詩敘

世之爲詩者，法三唐而未能。而譽人之詩，則往往凌漢魏而上，動以三百篇許人。夫後世之不能爲三百篇也，有故：非特才不逮古人也，物之取精多而用之少者，其發必醇；取精少而用之多，其發必薄。三百篇，人不盡作，作不過一二，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胸中所無有者，弗強道也。故雖以尹吉甫之材美，其見於聲詩者，兩篇而止，豈惟三百？卽漢魏諸詩人，少者數篇，多則十倍之，元氣充溢，噴薄一篇一句，皆載生平學問之大力以出，其獨工於後世，無足怪者。至於三唐，家工戶習，自言懷應制之篇，以至酬贈、登覽、宴游，莫不有作。其能者，人各以詩名集，比於今日，特爲相似。故自三唐以迄今，詩又別有所以爲工者，而顧欲躋之於漢魏三百，則幾何其不誣也？

溧陽彭子爰琴之詩，三唐之詩也。有樸素含蓄而不盡者；有雄偉典則熊熊然若日中之光，不可偪視者；有婉秀而悽麗者；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則又非三唐之詩，而爰琴之詩也。然爰琴所以能爲三唐，正在於此。

予與爰琴未識面，爰琴因友人迨且菴貽予初蓉閣詩，而屬之敘。余讀其九日登岱宗遇雪詩，點綴風雅，驅策漢魏，蒼莽浩瀚，踰三千言。初覽之，若齊魯青色，昏曉不辨；細而迹之，則有主峯，有枝輔，羣山萬派，趨蹲於其前，而千尺之水瀉其腋也。予因爲想象爰琴，其形觀必修偉軒傑，吐聲若洪鐘，鬚髯甚美。他日見爰琴，試以驗之；乃至或如太史公所稱子房婦人好女，則予爲失言，當與爰琴攜手而大笑。

黃仙裳曰：嚴滄浪詩話，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此語誤人不少。爰琴博極羣書，融化而出，故能力追古人。叔子取多用少一語，可以救今日風雅之衰。迨且菴曰：前半論詩最確當，後段單抽登岱詩，從空中一一盤轉，出奇無窮。

陳文長畫竹冊敘

陳文長工畫竹，余最愛之。余所居翠微峯，石根拔起，牆立八百尺，其上生雜木數千章，梧桐、桃、李、橘、柚之屬，植無算，皆拱把，蔭高屋。獨竹不生。余種竹，死而復種，凡又十數年，終不活，每以爲恨。及余游新城，得文長畫竹，歸懸勺庭中，而右岡所種竹，已筍生可盈握。其後竹日益生，余日倚竹下，乃益愛文長畫竹。

家伯子東房，性喜畫，頗能別識古今人工拙。見文長畫竹，驚歎，謂觀其作葉，直是顏柳家書法。畫師爲余寫像，頗似之而近俗。文長輒畫小竹七八枝，蒙以烟月，俗氣頓洗。文長畫竹多形態，冊小當恐不盡其工。然吾伯子自燕都還，相謂河北苦寒，都中諸貴人園亭，得數竿竹以爲奇玩。而前年有司，稱朝廷命取竹江南，窮山僻壤，驛騷無不至；余翠微峯頂竹，莫得免。今文長挾其冊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宦京師，——文長竹益工，好者益遠，見其似而欲得其真；江南之竹，恐以

文長盡也。文長其無以竹游也夫！

或曰：『世之好似也久矣，江南竹剛根擧土而之燕，百無一得活者，得文長畫懸壁間，颯然而風雨至，烟雲愴悅，出入庭戶，卽眞種竹何異？文長竹益工，則江南其可以終休矣！文長爲人良易，能文藻，吳越多予知交，文人好奇，必有知文長者，予將惟文長之所之也。』

兄善伯曰：命意旣高，而筆筆渾脫，但覺烟雲滿紙，筆墨之氣俱盡。

桃花源圖跋

右桃花源圖，廣陵于君王庭屬其友寫以壽母夫人者。予敘母七十文成，相與夜飲酒，有詩客在坐中，主人目客而謂余曰：『此吾郡李君辰陬也。丹青妙一時，新爲吾母作桃花源圖。』明日，張於屏而觀之，山水田疇林舍，人物衣冠，丹碧攢簇，而氣韻蕭古，乍疑其非近代作也。桃源中人，自避秦歷晉魏，爲年已六百數

十。漁父問津之後，壽更不知何所紀極？

桐城方密之先生，世亂後，常僧服訪予翠微山。山四面峭立，中開一坵，坵有洞如甕口，伸頭而登，凡百十餘丈，及其頂，則樹竹十萬株，蔬圃亭舍雞犬池閣如村落，山中人多著野服草屨相迎問。先生笑謂余曰：『卽此，何減桃花源也？』而先生又常與予論桃源爲無有是處，本五柳公寓言。其曰：『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豁然開朗，土地平曠』云云者，以喻人之心，閑靜而光明發也。予友李咸齋，舊作方寸桃源石印，以爲人生當亂世，禍來無方，雖積鐵爲室，有不可倖免；唯居心寬厚光明，無罪於天，與人則隨其所之，城市山澤，無往非桃源者。其論旨乃與方先生合。

余覽金壇于君圖敘，道母平生仁孝，晚長齋繡佛，蓋不特以節著，是母不出中閨下堂階，而桃源之山水田疇，已環列其左右矣。于君兄弟家揚之塘頭村，村去龍耳河一里，四面皆水，河岸夾植榆柳，水中央有竹水亭臺，其風景亦頗與桃

源似國變時，揚屬罕寧土，獨是村無恙。予出家門二年，因于君請跋圖尾，蓋不勝故山之思云。

崔兔牀曰：桃源本自虛無，却將畫本翠微，兩兩映帶，又從居心上，發出避世人一段大本領，證入壽母懿行，却仍結到桃源世外之事，虛虛實實，變宕不窮。惜龍門無此等題目，故讓吾冰叔獨步耳！柳州諸記，未易方齒。

王正子曰：烟雲萬狀，分明是一幅絕妙丹青，可謂工於形容辰陬之畫矣。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筭子後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本朝王文成爲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筭，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而遇事敢言，特其措置之方，天下大略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真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

所未有。

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居其位，於形跡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嘗出一二言爲拯回護，何至謂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既多鄙夷不肖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於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閒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閒，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

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啓君臣之釁哉？

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

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狼戾如此。

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彭躬庵曰：持論極公平，代論青及拯立言之法，極得體。至慮後世君子不擇言而陷於小人，尤苦心世道之言。

西湖近詠題詞

西湖近詠，汪子周士庚申客游所作也。

予幼誦宋人山外青山之句，又見人衣吳綾織作西湖諸勝，不禁羨慕，私念吾身安得至此？長覽西湖志，益神往。及癸卯，同友人客杭州，寓昭慶寺側，見水闊波清，疑而私問人曰：『此何地？當與西湖近耶？』曰：『此卽是也。』予爽然若有所失。蓋平日所欣羨，若六橋桃花、垂柳樓臺之勝，士女之紛華，一無所有，與少壯時傳聞，畫然爲兩地，意不懌者數日。寓半月，晨興夜寢，烟水風月，盡湖山自然之美。乃歎曰：『此真西湖也。』往者花柳樓榭，繁華掩映，吳宮之西子也；今之山水，

苧蘿若耶之西子也。周士絕句率多自然之韻，不假雕飾，與今之西湖最爲相稱。懷人憶舊之作，悲來悼往，若不勝其情，豈與竹枝棗竿爭靡靡之響乎哉？

予寓湖樓時，最愛望湖心亭，烟雨忽來遮卻，一角忽去，或一角微露烟中，楊柳數枝，斜拂其上，意周士未見此，故無詩。迺予屢見之，又嘗嘗爲人道，亦卒無詩，何也？

洪亭玉曰：瀟灑多姿，寫濃艷處能出以古澹，故是高手。

傳記

江天一傳

江天一，歙縣人，字文石，正直廉介，工文章，世居寒江村，人稱寒江先生云。祖東望，貢士，學官華亭，有大宦以辱士激變，縣諸生焚其第，學使者命東望列諸生名，盡中以法。東望力拒之，忤當事意，棄官歸，祖母胡，割肝救姑疾。父士潤，湖廣某

司巡檢。獻賊破武昌，拒賊自沈于江。

天一家故貧，好學，少時見人讀制舉文，輒嘆曰：『爲文當如是耶？』聞金壇周鍾名，往從之，歸語其友閔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而天一文益磊落闕肆，困童子試三十年，後見知邑令傅公，補郡弟子員，試每冠其曹。令故重天，嘗令天一來請事，凡數年，終不以私見。是時，天一貧甚，羸布常穿空見尻，家居屋數椽，瓦不足，以草覆之。會姻戚有室誤事，令捕之急，知天一最善令，乃自詣天，陳百二十金几上，長跽以請。天一愕然曰：『吾守身垂數十年，豈忍一旦敗之耶？』卒揮去不顧，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者，天一感其事與祖母類，率朋輩攝衣冠往拜其庭。時亦多爲詩文稱述孝婦，天一盡出其脯脩資，刻板以傳。

天一性剛，好結友，士至者倒屣惟恐後，獨郡縣重客，雖相過，避匿不肯見。赴友之急，義形於色，視禍患不屑意，行踰禮法，輒面叱責，不少假貸人。嘗謂遵古曰：『吾黨立身如處女，處女失身，無賢愚皆賤之；若誦服聖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

喪其守，可賤孰甚？世奈何苟巾幗而寬須眉丈夫子哉？」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慨然有澄清之志，推奉休寧金文毅公聲相講學里中。癸未，黔中兵倚鳳督馬士英勢，所過荼毒，獨徽州堵禦有方，格殺黔中兵。主者啣之，欲中徽人以危法，文毅坐此就逮。天一發憤具疏，叩闕白其冤，會文毅以邊才起用，事遂罷。

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舉義兵，參其軍，撓險固守，與北兵相持累月。而鄉人負大名爲御史者，陰道北兵從閒道入，師遂潰。文毅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母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吾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日遇害。天一妻子並沒入官，閔遵古蕭倫僧海明爲購屍殮之。同死者族孫孟卿，郡人陳繼遇，吳國楨，余元英。

附傳一

閔遵古，字無作，與天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落，僑蕪湖。天一旣被執，道過蕪

湖以囚服突至遵古家，從朱纓帶刀者一人。遵古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時賓友滿座，聞之皆驚竄，唯一客不去。遵古進苦茗，天一飲盡數杯，議論侃侃不倦。遵古亟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帶刀者固辭去，已同客往覓天一。天一方作家書慰母，見遵古來，大喜，帶刀者竊嘆。坐頃之，帶刀者大言曰：『君無武人鄙我也，以吾雅知忠義。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兵得功、金翰林及江君四人耳；然觀子亦義士者。吾在坐，子毋乃有不盡之言。』遽呼二小卒伺門外，帶刀者竟去。遵古因歎息不得一見金先生也。

天一遂作敗紙書數字，援遵古見金公。至則僧海明先在，與公密語，去。公曰：『甚思一見文石也。』遵古乃令客具壺榼，自往招天一。前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悖也？且吾家屬十餘口，肯殉人乎？』乃曰：『金翰林好持體貌，自被執不少借，使諸君並坐，吾獨侍立，豈情所堪耶？』遵古復走往，欲言于公，甫坐定，而其監押官張亦踞對席坐。公忽移坐南面臨之，遵古不復言。張遂

出，而以令箭檄帶刀者送天一來。諸人痛飲悲歌，追敘往事，相欷歔泣下，燭再跋，門外弓刀環列，金鐵聲錚然，兵人大呼叱咤。遵古與客緩步出，道旁人竊語曰：「此時乃有此人也。」——天一柬金公時，餘敗紙尺許，因作一百三十三字，遵古以錦軸裝潢之，藏於家。

附傳二

蕪湖僧海明，聞金毅公遇害，乃乞貸往市棺，徑前抱公屍而殮。滿漢兵呵阻之，海明不爲屈，卒殮公，載歸蕪湖庵中。閱遵古聞之，泣曰：「吾文石先生奈何？」休甯程達可者，慨然願捐三十金，遵古乃焚香拜泣于金公之柩，而以謀告海明。海明曰：「諾！或言金公同死四人，念江先生獨不念三義士乎？」遵古爰告海明，海明以爲難。遵古惆悵拊腹，周行廊廡閒，有偉丈夫適過其前，以肘觸遵古者，再。遵古目視之而不言。丈夫微笑曰：「君何所苦而若是？」遵古遂以情告，丈夫曰：「噫！能得八十金畀我，事辦矣。」遵古大喜，率同人羅拜之，顧八十金無所出。遵

古募得二十七金，自拮拾一金，益以程達可所捐，尙不足。丈夫曰：『事久變生，吾不可待矣。』且日，丈夫果殮三義士，凡所費金百餘。而程達可金，乃爲其姻友中匿，竟不至。

方丈夫之肘觸遵古也，聞金公棺至，來拜之，見其棺惡，泣然曰：『此豈是臥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其伐材而下，上關稅，環銅文漆，皆在明時，此乃吾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而三義士者，丈夫悉以善棺改題，唯天一用金公姻戚所治棺，歛金公者。其後天一弟文月與程氏皆奉柩歸。唯吳余無人至者，遵古與海明復買地葬之。逾數年，海明死，遵古自外方歸，遭丈夫於道，蹙然曰：『吾向葬吳余二君，恨牽事未立碑，今失其葬處，奈何？』丈夫曰：『吾記之。』遂道遵古往，則豐碑燦然，書名氏鄉里矣。蓋丈夫所爲也。

丈夫姓蕭氏，名倫，字藝弒，閩人，而賈於蕪湖。是時丈夫貧甚，寒不能具衣絮，遵古解舊衣衣之，猶辦數百文修義士墓。而遵古亦募人建崇義庵於海明墓旁，

以表海明云。

附傳三

洪瀾，字遠生，亦歙縣人。年二十餘，始力學，不悅俗儒語。聞天一名，負笈請爲弟子。天一殉難，妻子將入官，瀾毅然曰：『是瀾責也。』獨熱走烈日中，凡數百里，以義勸助婚友及子貸，大汗污衣無可易，輒澣衣於溪，暴之，伏身水中，候其燥衣而後行，得百金贖天一妻子於官，而以其餘買田宅里之旁，給饗殮焉。

魏禧曰：遵古學問君子，與天一爲至交。倫賈客海明僧，何其難也。倫與四義士，皆平生不相知識，獨以遵古義發動於中，久而不懈，雖古人何加焉？文月來迎其兄喪，夜夢文石語之曰：『我無頭。』文月曰：『頭固在也。』曰：『非是。』明日開棺，頭果誤他棺中。方倫往收義士屍，甫三日，滿洲兵大至，屯其地。人以爲忠義之報，然非倫曷濟哉？

胡心仲曰：傳中插帶刀者一人，不先出蕭彞敍名字，此史公得意筆也。然子長

妙在疎，叔子妙在密，各有時義，不相優劣；贊尤傑出，文之銖兩在此。

顧景范曰：最是寫零碎事，有精神，有風致。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傳

新樂侯劉文炳者，烈皇帝之中表兄弟也。其先，淮安海州人。劉山子以成祖靖難功，授世襲河陽衛正千戶，九世遷宛平，遂爲京師人。傳六世，應元取徐氏，生孝純皇太后，爲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夫人者也。子效祖繼祖。效祖娶杜氏，生子三：文炳、文燿、文炤。文炳娶光宗皇后姪永寧侯王天瑞長女；文燿娶懿安皇后妹太康伯張國紀次女。生女二：長嫁神宗皇太后姪武清侯李誠銘子國瑞，嫁三年而國瑞死，子存善嗣封太夫人，次嫁恭順侯吳惟英子希彬，爲侯夫人。崇禎元年，效祖以皇太后弟，思賜爵新樂伯，父母弟及子文炳、文燿皆封贈進爵有差。七年，效祖卒，文炳嗣伯，未幾，晉新樂侯。繼祖、文燿並加官，甲第塋田祭葬節賞，皆有

賜甚渥。明年，賜太夫人寶鈔黃歷，謝表云：『聖歷無疆，臣年有紀，老嫗七十，去日無幾。』上覽奏，謂內侍曰：『年登古希，使太后在，不知何以稱觴也？』命大司禮賜白金萬兩，綵緞百端，至第爲壽。

上每瞻太后畫像，左右輒云不似。乃遣大司禮武英殿中書至第，命太夫人口授畫工，再易稿，不似。時文炤尙幼，而頗肖太后。太夫人乃令文炤出，指授某處似，某處不似，畫成，凡四軸，擇日遣錦衣衛堂上官具鹵簿迎入大明門，上俯伏道左，安奉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追贈效祖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歲賜祿百石，繼祖文炳文耀，各進階，文炤授都督同知。

上每追思太后，則推恩太夫人。甲申三月二日，太夫人八十，時寇氛甚惡，上日夜焦勞，猶遣大司禮賜金幣，三宮賜贖，有差。繼祖晉階少傅，文炳太傅，文耀太子太保，文炤右都督。文炳深念上恩罔極，而時事漸不可爲，誓以死報國，與申諶然黃尼麓鞏鴻圖相友善，每論國事，則潸然淚下云。

鴻圖名永固，京師人。尙光宗皇八女樂安公主，爵駙馬都督。善騎射，好詩工畫，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士遊，慷慨多大節。嘗抗疏請建文皇帝諡，救薊督趙光抃，名震當時。與新樂侯劉文炳爲刎頸交，都下稱戚畹之賢者，必曰劉鞏。

甲申正月，文炳永固請召對，上問以國事，曰：『宜早建藩封，速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可以爲後圖。』上是之，以內幣乏，遲其行。三月初八日，聞闖賊李自成將逼京師，京營兵未議城守，唯中府派分文武勳戚坐守京城內外皇城諸門，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外城永定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

十六日，賊攻西直門急，城東居人猶不聞，卽本兵未知也。文炳以繼祖文耀皆城守，故未有職事。是日，同文炤坐梨花樹下，黃尼麓自外踉蹌入，云：『賊急攻西直門，城上軍士皆不守，大事去矣！』府中宜早計。文炳文炤入告母，母隨命侍婢簡筥條，於樓上作數十纒，命家童積薪樓下，傅以引火物，而急遣老僕鄭平迎。

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一樓，可也。』家人環而泣。鞏都尉匹馬至庭前，著白戎衣，服束弓矢，見文炳，下馬哭拜於地，曰：『城內無守，外無援，滿城皆賊黨，旦夕敗矣。吾輩世受國恩，當自殺爲厲鬼殺賊耳！特與兄訣，吾當死守地，卽馳去。』

明日，繼祖自東安門至，與妻訣，亦貯草薪所居樓下。繼祖文耀託太夫人于中，譙然而以文炤付蒼頭，文炤不肯去。是夜，鞏都尉復至，同文炳請召對。上御中左門，召入，二人奏：『圍城中倉廩爲要務，恐奸人乘開放火，驚動軍民，當命一旅專司巡緝。』上曰：『今城守缺兵，汝二人可糾各勳戚家丁晝夜巡守可也。』隨手詔付文炳，上起，二人趨出。

十八日，期約五府公侯伯集朝陽門議事，竟無一二至者。夜漏初下，上遣中使馳騎捧詔至文炳第，封甚固。文炳於內室開讀，詔曰：『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速擁家丁來護衛。』文炳知事急，恐駕南幸，立遣人招都尉，哭告母

曰：『受國恩，當以死報國，不能復侍母矣。』母曰：『兒善事皇上，無忘孝純，皇太后恩，皇上恩。我與汝妻、汝妹，死瞑目矣。』文炳乃牽文炤手曰：『汝幼可無死，當逃去，得奉太夫人延劉氏祀也。』兄弟相泣拜，而都尉至，遂同文炳入見上於大內。上倉皇謂二人曰：『賊入城無多，二卿所糾家丁，能一巷戰乎？』二人以衆寡不敵對。上愕然良久，遂泣下曰：『朕志決矣。』永固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於是君臣環泣，左右莫能仰視。上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文炳永固奏曰：『萬一都城不守，皇上當焚宗廟三殿。臣等望三殿火起，臣家卽自焚，從皇上於鼎湖矣。』上首領者再，命二人曰：『且歸。』

十九日，文炤方侍杜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炤飯盃脫地，直視杜夫人。夫人遽起登樓，文炤從之。文炳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復下樓，移二菊盆抵門而上，文炳妻及次女首已入纒，夫人撤其乘而氣絕。文炤入纒，氣急不能死，掙纒而下。杜夫人纒絕，墮血涔涔然伏板上。長女扶纒，瞪目視母。文炤撫

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遂逃去。長女九縊不死，杜夫人六縊絕。長女見母死，乃自開樓窗，踴身倒撞下，樓高，齒落臂折，死而復蘇，見蒼頭傍立，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脫付平，曰：『掖吾登樓，以是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嫂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女屍。今死，豈可違其言乎？』平掖之以登，遂入縲。平以縲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時文炳同永固坐崇文門，見賊，輒射之，箭盡，復取地下箭射賊，賊皆走。俄而賊大至，文炳顧永固曰：『吾與君畢命此賊。』時黃尼麓在側曰：『滿城皆賊，守此何益？當速歸焚府第也。』二人遂各馳去。

文炳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太夫人於申，諶然家。黃尼麓亦至，曰：『鞏都尉已焚府自刎矣。』文炳頓足曰：『鴻圖先我耶？』將投井，忽顧影曰：『此戎服，不可以見皇帝。』諶然乃免己幘，與之幘，小不可冠。尼麓曰：『裂幘。』幘裂乃冠之，投井死。時年三十。宏光立，贈太師恆國公，諡忠壯。繼祖亦投井死。先是繼祖

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登樓縱火自焚。二妾投庭井中。文燿見外城破，馳百里至渾河，已聞內城亦破，復入，見闔門焚死，皇帝已殉社稷，撫膺哭曰：「燿不死，以君與母在也。今生何爲？」急走拜太夫人，遂尋文炳死所，大書板置井側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年二十一。後贈太保，諡忠果，闔門死者四十二人。太夫人以匿申諶然家得全，而諶然竟用是爲賊拷掠死。

鞏都尉之馳歸也，遇一賊，據鞍若有所待，都尉引佩刀手刃之。時公主早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棺傍，主冠裳法書名畫置薪下，財帛盡散家人，及歸，繫所乘馬曰：「馬吾不忍殺。寶鞍吾所愛，不可以遺賊。」因解鞍置棺下。都尉見蒼頭在側曰：「汝留此何爲？」對曰：「待主人死。」都尉手摘所取戎帽金頂與之，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酌地，拜皇帝，一杯酌公主，自飲一杯，曰：「此永固報陛下殿下時也。」遂自刎。年三十一。自我服上，豫書「駙馬都尉鞏永固死節」九字。後贈少師，諡貞愍。

都尉無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楨子某，亂後歸李。南下，襲爵封夫人。乙酉，南京破，隨李安置旗下。李死，固山悅其色，欲納之，令女伯父鞏永基往說女。女詈曰：『昔吾父以女託伯父，期城破即殺女。伯父既不能，今乃以禽獸行污我乎？』永基慚而退，固山以勢劫之，女大罵曰：『吾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姑在爾！劫我惟有一死。』遂斃而斷髮，終不能犯。後選旗下新寡婦入內宮，女亦與焉。將入女於輿中，引小刀自刺，不死，送刑部擬罪。時有故漢官在事，女曰：『婦人事姑守節，當得何罪？若棄君改節事人，反無罪乎？』漢官慚不能出聲，滿官勸曰：『好女子。』趨令去。女歸得事姑，終其身。

魏禧曰：皇帝純孝，故推恩劉氏甚厚，與昔之寵外戚執國政者異矣。都尉馳射萬壽山，爲勳戚冠，以是見知於上，寵遇異他戚。晚卒之劉氏一門死節，都尉自刎，其知所以報哉！李國楨亦戚晚，總督京營官兵數十萬，先是有警，每一堞守兵五人，戰兵列近畿要地，時國楨欲省軍費，每五堞守兵一人，而守兵大半居鄉，戰

兵反居城內，事既急，城門晝閉，戰兵不得出，守兵不得入，人心皇亂，國楨無所措手足矣。賊入城，國楨解甲降。賊帥張能督輸銀數萬兩，而國楨第已爲他賊所據，無所得，賊拷掠兩脛俱折，以荆籬拾之。國楨夜解所繫綠綫條自縊死。賊以柳棺斂之，血淋漓於地。京師人過者，指曰：『此李總督也。』他書載國楨死，帝居旁，誤矣。此禧得之友人錦衣衛僉事王世德。時蓋與國楨同執云。

彭躬庵曰：敘事詳密，似漢書；敘倉忙事偏帶閒雅處，似左傳；文之法度，如大山崇嶺中，包無數峯巒，相爲連斷起伏也。

明遺臣姜公傳

公名琛，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贈瀉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諡忠肅。

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床頭，夜起飲之，一甌立盡。萬曆乙卯，山東大饑，盜蠡起。公時九歲，與兄圻夜讀書，聲咿唔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爲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璐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真縣。

公爲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干贖。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惡若仇。』嘗捐俸請託免泗州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關糧船牽夫，著爲令。舊例，掣鹽封引，儀真令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激，爲代備修河銀一萬兩。下車日，廉得大愁董奇董九功等，置於法。窩訪之害遂除。袁公繼咸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閒行眞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諭一體考選，因日閣臣曰：

「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宏政門，召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

公既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採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相表裏爲奸惡。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事，觸首輔怒；又有上諭代人規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蜚語騰聞請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於己等語。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謂塚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著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既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

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積。公僵仆土室，無襪被身。

嬰之木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例：凡一搯，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三十，名曰一套。公既備刑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報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階下，半日稍甦。清宏令尉灌酒盂，使畢讞，公終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謂攷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令再訊，一搯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埰、熊開元，卽考畢命，只云病故。』韋臣駱養性具奏曰：『卽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治罪，既矜其耄，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爲雷同，上奪職謫籍。而兵部侍郎馮公元、鷺，都給事吳公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爲少移，旋出密旨，諭衛司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刑部尙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

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襪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創處，七日而痛爲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甦。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命，上曰：「二臣顧何言？」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爲關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彊猶爾。」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垓請身繫獄而釋，採歸治喪，不許。臺省亦交章請釋公，上曰：「垓在。」七月，疫，上命刑部清獄。公暫出，上召見刑部，以墨筆義採開元名曰：「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豈爲罪輔哉？」不許。

甲申正月，闖賊猖獗，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

泰請釋塚開元。上報可。謫公戍宣州衛。公過故鄉，哭光祿公。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戍所。未至，宏光卽位，赦公，遂留吳門，不肯歸。會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大鍼往，被垓，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得一飽，祝髮黃山丞相園，而自號敬亭山人。蓋不敢忘先帝不殺之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子安節、實節，才亦不合。進取。戊子，奉母歸萊陽。母疾甚，公默禱，願減算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召公，公故墜馬以折股，召瘍醫竹篾昇之。使者歸報，公夜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

癸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今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正邱首，抱恨於中心。吾當待盡宣州以終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吾敬亭之麓。』口吟易簣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歿。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管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日遠近弔。

者如市，同人私諡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選所爲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己亥後詩文，曰傅飢集；又著紀事摘繆，皆藏之。

魏禧曰：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皆朱書。公死而公二子乃寫寄禧山中也。予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制，比秦法所未有，始作俑者，罪可勝道哉！宣城沈壽民曰：「諡法：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爲孝矣。宜諡曰貞孝。徐禎起曰：敘姜公大節，以樸健勝，而當日朝政具見，此史直筆也。當與敬亭山房記並看。

大鐵椎傳

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

兵謀兵法，因問數游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清

華鎮人，工技擊，匕首。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寢，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嚮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

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固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

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簷，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句去，句——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

也。

彭躬庵曰：若滅若沒，疑城八面，須知是寫鉅鹿昆陽王鐵鎗筆法，不是傳紅線
聶隱娘，局段中有物在故。

陳椒峯曰：摹寫處，奕奕有生氣，頓挫虛實之妙，真神明於左史者。

文木屏記

余客橫溪，得文木之屏三：一方九寸，攢嵐積嶂，巖壑百狀，夾山之閒，瀑布潰下，注而復瀉，波濺沫起，迴薄，句流於無際，屏陰亦然，文皆隆起，山水之皴，可捫而得也。一方六寸，空濛中見羅漢騎獅子，頭目口耳鼻鬚眉卷髮毛尾畢具。一峯再成，有大鳥翔起，展翅垂尾，眼珠頭頸歷歷，句向朝陽而鳴，若丹山鳳翥，高七寸，廣視高減七之三，加一之六也。狀層巒飛瀑及鳳翥者，得板於橫溪文學孔生家。羅漢獅者，友人貽槃一枚，予察其異，命工截之，製爲屏。

橫溪、盱新城之西鄉也。地連閩。閩多產此木，然文必數百歲，合抱之，得人五六手，異者山水人獸龍鳳雨雲花樹螺蛤，奇怪一一如寫。竊歎天地至文，不假雕琢，自然變化。既生樟柏松杉，爲人上棟下宇，榱桷構櫺，以安其身，而娛耳目悅心志之物，往往錯生其閒。天地之於人亦至矣！閩山中人，利其木炭堅，每伐以爲薪，或爲屋壁脚櫓圍之屬。工云：木皮一二尺許白無文，其美在中，故人不易識。解木心者，四面橫斜曲直鋸之，錯節根盤處，文最奇，密工雜作槃榼筆斗硯匣廚床几，几或長丈，廣尺二寸以上。粵東花梨滇櫻木，皆文不及。孔生雅好之，嘗求木數百里外，鳩工作而市，故器盛於新城，而橫溪工爲能。新城人呼曰花木。余客五載，購之衆，獨此三板爲絕也。

桐城方太史云：卽紅豆樹，所謂相思木是也。一云鸚瀨木，一云雞翅木，皆以其文似之，故名。近有司誅求甚盛，工頗失業，閩界木亦垂盡云。

彭躬庵曰：寄托深而無跡，尤妙能脫去韓柳。

翠微峯記

翠微峯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峯之一也。四面削起百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翠袤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赭，中徑坼，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升，蓋卽其處。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

歲甲申，國變，予采山而隱，聞邑人彭氏，因坼鑿磴架閣道，句於山之中幹，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漸致遠近之賢者，先後附焉。山左幹起西閣，平石建木簷，牙窗戶欄楯，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橫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閣之腋，構草堂，阻石爲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予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庵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艷，天半桃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廊門，經高柳，度方塘，北循左厓，亂藤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

冬大旱，無絕流，瀦以爲井，而後之桃石當其缺，故謂之曰桃井。加露板爲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

壬辰秋，土賊四起，彭氏屬於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財物，因以脅諸子。於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氏衷甲飲之，顧謂其人曰：「吾嘗笑荆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自尋誅滅，豈不甚愚哉？」其人笑不答。既與僞觀要害地，因左顧，遂發匕首搦其喉，据石磔首碎之，復還飲所，取二佩刀去，山遂墟。明年，伯子歸自廣，卒復之，諸子之散處者咸集，以謂彭氏既當罪，功不可滅，乃附而祀諸社。

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桃石，迤北至山門，緣坼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登者默從甕中出，側身東向，僂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曰烏谷。谷如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樓其中，矚蹊徑，眺城邑，爲守望焉。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絕，乃至於頂。蓋此峯迤邐竟里，旁無援輔，自下仰之，如孤劍削空，從天而仆，上則歧而三之，中高右縮左展，結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鬱勃陰森，

見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獼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庚辛閒，有西北善兵者，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使於甕口，撤其闌，使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雖萬夫誰敢進者？』先是豐城人，數百里來覓躬庵，閉關山下，遇樵者指之曰：『從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耶？』遂竟去。

壬寅三月，伯子將北行，繪圖於扇，命予記其略。或曰：『此山名石鼓峯也。土人以其東面赤峯，呼曰赤面石。』躬庵舊有記特詳。

陸水修曰：奇地，奇事，奇文。此等文，唐人以下不能作。

甘健齋曰：寫登山處，文中有畫。

孫豹人像記

墨所加，縱六寸，衡八寸，有衣，有裳，有幅巾，有帶，有履，有大銅盃，平底闔中而巨口；有杯，有高木杯托，有盤，磁達，且蹲，有安石榴，有桃，桃三實，榴二，綻其衣，子齒

齒然，皆有綠葉，藉於盤中；孟有長瓢，見其柄。右肘露，加孟口，手握柄，袒胸而笑；白鬚得疎掀動，目眈眈視木托上杯；左手拊膝，膝左豎；右膝衝，屈徇地坐，朱履，裳所不掩者頭三分；加一裳，色薄青，衣形斲，衣白而青其純，幅巾色視裳淺，類綃，見短髮。大銅盂深碧，雕文疏，有環，杯磁白，木托朱色，實榴桃；盤類杯，杯孟居右，榴桃盤居左，身倚孟，正面而身右欹，帶左委，自巾放履，高數盡於縱。——是爲漑堂先生像；其腹皤然，孟所有，人不得見也，吾見於瓢於杯。皤然其腹所有，人不得見也，吾見於目眉鼻口鬚髭巾衣帶。

辛亥立夏日，易堂魏禧記。

汪舟次曰：從昌黎畫記，變出一格。畫記人物多，故文以整齊明白爲難；像記人物少，故文以錯雜紛複爲奇。亦古人所論建都衢巷曲直法也。漑堂好飲酒，以詩名天下三十年，此文不著一詩酒字，并無一之字助語，特特見奇。

劉彥度曰：文在儀禮考工之閒，句法於突拙中，極變化之巧。

重建平山堂記

平山堂距揚州城西北五里許，宋歐陽文忠公所建。公守郡時，當慶歷末，天下太平，公治尙寬簡，故獲興。是役，與賓僚飲酒賦詩其中。今六百餘年，廢興不一，至於蕩爲榛蕪，盜據爲浮屠，而其地以公故，益名於天下。登臨者，慨然有峴首之思焉。

揚州古稱名勝，然絕少山林邱壑之美；城以內，惟康山一阜，頗三面見邗水；外則平山堂，望江南諸山最暢。康山旣屋，而平山堂又久廢矣。自堂建後，揚州數遭兵禍。至紹定初，歷一百八十有二年，而李全之亂，猶置酒高會於平山堂。豈斯堂倖免兵火，抑燬廢復有賢者修舉之耶？

今觀察金公前守斯郡，政旣成，慨先賢之不祀，郡之最勝地久廢，與鄉大夫汪君蛟門謀，廓然新作之，不以一錢會諸民，五旬而堂成。有堂，有臺，其後有樓翼

然以祀文忠公，軒敞鉅麗，吐納萬景，視文忠當日，不知何如？而觀察公化民善俗之意，亦因可以推見。蓋揚俗五方雜處，魚鹽錢刀之所輳，仕宦豪強所僑寄，故其民多嗜利，好宴游，徵歌逐妓，絃衣媮食，以相誇耀，非其甚賢者，則不復以文物爲意。公旣修舉廢墜，時與士大夫過賓飲酒賦詩，使夫人耳而目之者，皆欣然有山川文物之慕，家吟而戶誦，以文章風雅之道，漸易其錢刀駟僮之氣，而揚土洿曼平衍，惟此山差高，足用武之地，公建堂其上，又習以俎豆之事，抑將以文事靖兵氣焉。

公名鎮，字長眞，浙之山陰人。丁巳仲秋，余客揚州，公適自江南來，攝鹽法，乃停車騎，步趾委巷而揖余，以記見屬。余惟康山以康公海得名，平山堂以歐陽公名天下。嗟乎！地以人重，公其自此遠矣！

黃仙裳曰：紆徐逸宕，歐陽子之文也。長眞先生得之擊節。報書云：當日廬陵搆此，竟未作記；而東坡諸公，何以亦無文紀其事？不獲比於醉翁豐樂，得先生大

文，補此缺陷。不獨山靈生色，併有光昔賢多矣。附誌此，以爲一則佳話。

汪蛟門曰：歐陽公建堂，當太平無事之日；金觀察修復，直兵戈屢廢之餘；前後相映，自是有情。文中大關鍵，在化民善俗，立論得體；而波瀾跌宕，回折多姿，尤見用筆之妙。

燎衣圖記

光武燎衣圖，唐吳道子畫，友人程邃得之新安僧漸江。邃字穆倩，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尤有神理：

畫人八、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若闕者二；一茅亭，樹葉脫，枝槎枒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人，並釜竈雜器，亭外五人；大樹一，在亭前，右倚石，一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互臥，石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半出，噙噙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二，帶劍，服弓箭，牽馬立石下，旁割二旆，卷其帛，右三面，兜鍪出石背，亦見劍鏢矢

之羽弓簫；亭內三人，短項隼鼻，腰弋弓，左膝跪地，下手厝薪吹火者一人；鄧禹兩手奉麥飯，向釜閒來；豐頤者，一人馮異，一人光武帝，鞠躬身燎衣，背胡床，向火立。細視亭屋內，又二人，從壁柱閒窺，各見半面。光武帝豐頤隆準，大耳高額，微髭鬚，纈髮，眉端從際額，目光澄渟，不耀其武，伏波將軍所謂「帝王白右真」，信與！左壁上有更始日曆，下壁泥落，見編竹茅亭，烟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於時寒冽。通幅周尺，從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畫人皆長尺有三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木大徑二寸八分，亭柱徑一寸三分。

穆倩云：「漸江蓋名諸生，世變棄妻子爲僧，更以畫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予季弟禮，嘗經光武村，作詩，予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歎息，呵凍書此。辛亥臘月朔日，易堂魏禧揚州記。

朱錫鬯曰：不意昌黎畫記後，更有此作及孫像記，他人無此膽力。妙在筆筆變化，無一雷同處。

錢梅仙曰：處處細碎，敍寫却鈎連繩貫，成一大片段，須看其著意處，有著意之妙，不著意處，有不著意之妙。著意處如畫龍點睛，不著意處如頰上三毛，若徒以昌黎畫記擬之，猶未知其深也。至結處忽入感慨，又動人千古悲涼。

白渡汎舟記

丁巳四月，予訪蕭子孟昉於白渡，舍龍眠陳子之室。門臨清溪，平坡曼衍，綠草延緣，洲渚迴閉；黃犢烏犍，散牧其閒，或嚙或飲，或寢或犇；隔岸有高樹斷林，屋瓦上下，隱隱見大江；遠山黛橫，平截天末。予甚樂之，獨恨未有亭閣，足游憩。

五月八日，晴天無雲，江水倒入，浸灌坡陀，綠頂微出。明日大漲，東西瀾漫，勢合大江，極目所周，不下千里，五抱之樹，叢篠瓠蔓，植半水中。孟昉方營膝窩，予薄暮過之，登黛橫樓以觀。漲水周虎落，樓在中央。孟昉曰：『月出風微，與子汎舟乎！』予大喜，於是牽野航，懸躡板而坐，浮乎中流，波平如絙，人影在江。余謂孟昉曰：

『吾性翫花月，觸緒紛來，不能自定，唯臨流水則忘憂。』孟昉曰：『人生適意爲樂耳！苟能自樂，何往非水？吾明年六十，其何不自解天之弼爲詩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時同汎者，孟昉二子從，清從沛，弟子從泓，妹壻陳子則象，白水僧寂聞。孟昉乃指二子而謂予曰：『詩所謂「他人」，匪他，此卽是也。人苦樂不相代，如食木果，甜酸自知耳！』』

旣夜，舟子迴船鼓柁。予扣舷而歌曰：『山杳靄兮月霏微！水澹澹兮吾何之？洞庭無風兮，彭蠡不波。』破叶吾徜徉兮風吹衣。』

蕭孟昉曰：寫景處有難畫之工，無一筆依傍赤壁，而旨益高妙，歌寓意自深，但覺瀟灑出塵耳。

標商冊註

